

金椒老街剪影

◎江文林

之十三:老街上的戏园子:小戏园

在全椒,小戏指的是庐剧。庐剧是全椒流行的主要剧种,旧称“倒七戏”。

庐剧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旧时寺庙每逢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八月半月会期唱的庙会戏;集镇每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逢集时戏班子唱的集贤戏;带有还愿性质的还愿戏;赌场开赌唱的又称“两头红”的赌场戏;端午、中秋唱的节日戏;遇到修桥、造闸、筑路类公益筹钱募捐唱的募捐戏等等,几乎都少不了庐剧的身影,每年冬春两季格外活跃。

全椒境内的“小戏班”,大多从肥东、和县、含山、巢县流入,本土组织的很少。均为唱“水词”(无固定台词)的草台班。“小戏班”没有正规乐队,一两个会拉胡琴的再加上一个会敲打锣鼓的,全班人马不超过十个人。服装、道具简陋,一般自制为主,少数从大剧组购买。化妆更为简单,演出前,演员对着镜子自画,忙不过来的互相帮忙。“小戏班”比较流行的剧目主要有《游地府》《秦雪梅》《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此外还有不少自编、自导、自演的折子戏。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各地纷纷成立业余剧团和大众俱乐部,“倒七戏”得到了整理和发展。据《全椒县志》载:1952年全县有农村业余剧团九个,剧目有《挖穷根》《王秀鸾》《穷人恨》等,这些

剧目配合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1952年秋,巢县桐场河“同意庐剧团”为全椒县接收,次年结合“戏改”,“同意庐剧团”改为全椒县“大众剧团”,后又更名为“全椒庐剧团”。1955年,由“大众剧团”全体演职员自筹资金一万元,在县城后街北端东侧朝西建造了一座土墙草顶、毛竹支架,可容纳800多人的“大众剧场”,全椒百姓称之为“小戏园”。剧场内座位是木棍长凳。1960年,剧场安装了木板长椅,舞台上布幕和简易灯光设备,更名为“百花剧场”。1978年,“百花剧场”因过于简陋被拆除,被1976年破土动工、1980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的“南屏影剧院”所取代。

“全椒庐剧团”的成立,使庐剧这一剧种在全椒扎下了根。1961年“全椒庐剧团”转为国营剧团,剧团的“放水戏”变成了定本戏,并置有灯光、布景和幻灯字幕。陆续上演了一些现代戏,如《社长的女儿》《夺印》等。这一时期,县剧团自己创作的剧目有《施金山》等。此外,上演的传统剧目有《生死牌》《三看御妹》《半把剪刀》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由于庐剧要表现新的题材,其曲调也作了相应的改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庐剧像

京剧及其他传统剧种一样,被贴上封建主义残余的标签,替“牛鬼蛇神歌功颂德”的庐剧团改为“文工团”,大唱语录歌,只演“样板戏”,庐剧的发展受到了重创。十年动乱后,“文工团”又恢复名为“庐剧团”。从1978年起,除了县庐剧团外,不少乡、镇成立了职业、业余剧团。据统计,到1980年,全县共有29个职业、业余剧团,演职人员达600余人。其中武岗区庐剧团白手起家,固定资产达4.5万元。职业、业余剧团的兴起,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繁荣庐剧文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全椒庐剧团”从成立之初到1984年,演出过许多传统剧目,如《桃花女》《秦雪梅》《休丁香》《郑小姣》《占花墙》《三请樊梨花》《王清明招亲》《卖花记》等;改编上演的有《七仙女送子》《王华买父》等;移植上演的有《慈母泪》等;创作上演的有《吴敬梓》《冒尖户的喜事》等。涌现出一批优秀演员,如擅长花脸、老生,演出时神情并茂、嗓音高亢嘹亮的杨青山先生;戏路宽广、嗓音圆润、做功细腻,不但可演刀马旦、青衣、老旦,而且可以反串小生的唐葆霞先生。同时培养了能编会导、器乐全能的许良骥和马康宁先生。

1984年开始,由于农村村办和户办电影影的出现,再加上城乡电视机的普及以及乡镇录像点的不断增加,庐剧演艺团体

新老艺人的脱节,戏迷观众的断层,庐剧像京剧等剧种一样,上座率明显下滑,庐剧又一次迎来了寒冬。

随着经济的发展,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对精神层面追求、对以庐剧为代表的本土文化情节的渴望也日益高涨。我县青年庐剧表演艺术家盛小五和他创办的以全椒人为主体的红星庐剧团的发展壮大,足以说明以淳朴生动的语言、优美动听的唱腔、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庐剧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群众艺术。作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的地方剧种,庐剧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特别是来自广大农村的观众,在民间戏曲逐渐衰落的状况下,却对庐剧的喜爱始终未变。

1973年出生在古河镇大同村汪畎村民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盛小五先生,自小,他就表现出了对戏曲的酷爱和表演天赋。从一位出身清苦的农家孩子,到连续五次稳守省《相约花戏楼》的擂主宝座;从录制碟片《珍珠塔》《王婆骂鸡》《逼母讨饭》形成经典剧目到无数的戏迷追捧;从对庐剧事业的热爱到对发展庐剧事业的历史责任担当——让我们看到盛小五先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庐剧表演艺术家和不可多得的艺术多面手,也让我们看到了庐剧的未来和希望。



滁州四牌楼

◎张如奇

滁州古城内,过去有个地名“四牌楼”。四牌楼位于滁州市南大街(古永济桥)向北约五十米处,当年是一个四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南北与今天的南大街路相重合,东西,一路向西大桥,一路通往文德街(古学宫),是明清两代滁州较为繁华的十字路口。

四牌楼不是一座“楼”,而是一座私人建造的四门牌坊。明代中叶,滁州孙家,经过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先后出了两位举人、两位进士。为了向社会昭示其家庭荣耀,于嘉靖十八年前后,向朝廷申请,在家乡滁州城这个四路中衢的繁华地段,建了这么一座形制较大的石质牌坊。

牌坊分上下三层,立体结构,四门分别对应着东西南北四条道路。远远看去,形似层

楼,滁州人口顺,称“四门牌坊”为“四牌楼”。

申请建造这座四门牌坊的人家,是滁州市城内一户姓孙的人家。孙家自其曾祖父孙和开始,就注重培养子孙读书学习,坚持走科举之路。孙和的儿子孙允恭耕种之余仍手不释卷,勤奋学习以求进步。最终于明朝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在参加丁卯科乡试中获得通过,成为孙家第一位举人。以后,孙和的子孙孙序在乃父孙允恭的影响下,更加刻苦勤奋读书,又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在癸卯科乡试中获得通过,成了孙家第二位举人。

父子二人继续努力,锐意进取,一心想有所突破,再次金榜题名,可惜,虽经过多年努力,却始终没能突破会试这一关。父亲孙允恭后来去了江西就任朝廷委派的赣州府学教授;儿子孙序也去了福建任了三年时间的福建建宁府推官。

孙家在依靠科举追求功名的道路上,并没有到此止步。到了第四代,开始蓄势发力,祖、父的愿望终于在这一代得于实现。最先实现这一愿望的是孙和的曾孙孙存。孙存是孙序的第一个儿子。孙存中举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他的原配一直没有为他生下个男孩。明代有个条例:各地府、州、县学中的廪膳生,增生甚至附生,经考试选拔,成绩优秀者可以送国子监读书深造。孙存当年通过努力,通过了这一考试,进了国子监读书。在京城读书期间,有人给他做媒,他又娶了一位北京宝坻县的女孩李氏。李氏娶进门第二年就为孙家添了个男丁。孙家缺

丁,所以,男孩起名“存”,本意存续香火。谁知孙存不仅生得健康,还很聪明。首先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参加癸酉科乡试一举中举,紧接着第二年,又在正德甲戌科(公元1514年)殿试中进士及第,荣登二甲第4名(二甲共135名,三甲取258名)的好成绩,与状元、榜眼和探花只差一步之遥,与二甲第一名的传胪也仅仅在伯仲之间。这一喜讯震动了滁州,孙家上下为之振奋。

孙序的原配黎氏自孙序娶了侧室之后,也生了个儿子,起名孙孟。黎氏看到侧室李氏的儿子考中了进士,哪敢落后?鼓励孙孟刻苦读书,向哥哥学习,一定要奋力赶上。果然,经过一番努力,十七年之后,孙孟也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的辛卯科乡试中中了举人,又经历了七年刻苦努力,终于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在戊戌科殿试中榜,排三甲第98名(三甲共222名,二甲当时取95名)。虽然成绩不如哥哥,但获赠同进士出身,也算进士及第了。

封建时代,考中进士就意味着享受功名利禄。兄弟俩哥哥仕途最平顺,孙存先任祠祭司主事、精膳员外郎、主客郎中;以后又分别任赣州、长沙、荆州、处州、四州知府,最后升浙江布政使司参政、河南左布政使。明代的地方官制,各地布政使为行省最高行政长官。弟弟孙孟进士及第以后则授都察院都事,转户部员外郎,最后转地方任杭州府知府。

封建社会,有了身份地位都想光耀门庭,他们为了向社会彰显孙家三代人的荣耀,向朝廷申请,于滁州交通最繁忙的四路交叉路



滁阳忆往

口骑路建了这么个四门牌坊。

牌坊为立体四面形,每面一道门,每门正对一条道路,南来北往的人都会从这道牌坊下经过,抬头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家立的牌坊,为什么立这道牌坊。孙家的事就会自然不胫而走,无翼而飞。

四门牌坊的主体由四根方形石柱组成,石柱上方连续三层石梁,每层石梁由一块雕花石板通过类似于木构件的卯榫结构,将花板穿插锁定在两根立柱之间,最下一层做成飞檐。

因为孙存仅是个地方官,所以,牌坊的四根石柱上只能雕刻蝙蝠、鹿、荷叶、麒麟等民间寓意福祿寿喜的动物与花鸟图案。牌坊总高约6米,每门宽约5米,四门门径约有4米。这样的牌坊在全国的其它地方,也许还算不上大规模的牌坊。因为孙存、孙孟毕竟不是朝廷重臣,更不是皇帝的宠臣,所以,牌坊在形制上受到限制。但孙家的这个牌坊,虽不能雕龙刻凤,但它一样可以有四根通天柱,又是全石质立体结构,无论从规模到材质,在当时的滁州已经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牌坊一直保留到解放后。1954年,滁州市因为道路扩建需要,牌坊被政府相关部门拆除。



回民老街上的扶贫队长

◎王冬

安徽 定远 仓镇
这里有一条回民老街
跨越千年时光
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回响
刘少奇同志曾从老街走过
前往中原局三次会议的会场
支前小推车从老街走过
奔向渡江决战的前线 长江边上
时间在慢慢流淌 历经沧桑
换了人间 老街却依然是旧时模样

男人们背井离乡,去陌生的城市闯荡
只恨贫瘠少雨的分水岭养不活一方
一年又一年,开裂的屋顶长满荒草
老街只留下老人和古井 孩童和婆娘
走进新时代,也是老街人的心愿
可穷帽子太沉重压得人挺不起脊梁
脱贫攻坚的任务谁能来扶上一把
谁来带领实现美好生活向往

2017年春天,老街听见陌生的脚步
这是新来的扶贫队长在挨家走访
“听说是城里来的大学老师
是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
还听说是没在农村呆过一天
来咱村扶贫,估计不会干长”
议论传到了扶贫队长的耳中
决心用行动转变疑虑的眼光

老街听见熟悉脚步
这是扶贫队长又来“五级书记走访”
看一看郑俊久家的危房改造进度
瞧一瞧陈国民家山羊养的是否健壮
问一问赵全康老人慢性病办了没有
劝一劝王义美还是要让孩子把学上
查一查李春云家自来水可曾装好
算一算还有几家没达到“两不愁三保障”

老街听见艰难脚步
这是扶贫队长在暴雪中探访
那封路闭路的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夜
半夜醒来记挂着独居老人家中不知怎样
一早先上门去看九十高龄的穆道英老人
送上慰问金让她多存些炭火把炉子烧旺
一辈子只知道感谢真主的回民老人家
坐在被窝里连声感谢扶贫队感谢共产党

老街听见疲惫脚步
这是扶贫队长晚间又来查访
走家串户一天回宿舍却没水没电
鞋底早已被划破 双脚早已冻僵
雪灾、猪瘟、风灾、旱灾轮流来过
抵抗农业风险能力要赶紧加强
最愁是暴雪压塌了新建葡萄大棚
壮大村集体经济晚上还要细细思量

老街听见轻轻脚步
这是扶贫队长在老街的凌霄花前观望
此时家中院墙上的凌霄花该盛开了吧
院里枇杷树上的果子是否也已变黄
种花栽树的老母亲,因病离世几年了
若有知儿在乡间奔波,一定会挂肚牵肠
参加过土改工作队的老父亲传授“秘诀”
“最要紧是把村民的利益常放在心上”

2020年春天,老街听见坚定的脚步
疫情阻挡不了扶贫队长的来访
老人的急用药帮着从市里带来
上网课的孩子手机要保证流量
葡萄园一定要不误农时抓好管理
滞销的鸡鸭直送到城里的饭桌上
上门劝年轻人早点去外地复工
扶贫车间建设工期还要向前再抢

今天,老街听见轻松脚步
这是扶贫队长又来回访
三年修了四条标准水泥道路
党建展示馆吸引人们参观徜徉
村集体收入年年有稳定增加
最后的《脱贫光荣证》早已发放
国旗高高飘扬在清真寺的上空
游园的广场舞成了村里新时尚

老街的脚步越来越远
那是脱贫攻坚决胜的号角在吹响
梁家河的初心与回民村的使命相连
要让乡亲们扛着金扁担奔向小康
总有人活着是为了别人活得更好
这才是共产党员本来应有的模样
把奋斗和奉献的论文写在大地
我的名字是第一书记扶贫队长

注:仓镇回民老街位于江淮分水岭的定远县仓镇回民村,是纵穿村中心村民组的街道,距今已千年,历史上是定远县南下的一条必经之道,清真寺也坐落在老街上,寺中有千年古井,老街村民组里的贫困户比较集中。

